

春在堂全書

第十一函
函十二冊

春在堂尺牘一

總清俞樾

與肅毅伯李少荃同年前輩

頃閱邸抄知承 恩命攝篆兩江 朝廷以節鉞付重

臣東南顧而金湯萬里幕府以詩書爲韜略上下江之

壁壘一新不特鍾阜煙雲有資管鑰抑且珂鄉父老都

拜旌麾迭聽之餘樽樽起舞矣樾僑寓津門又將三載

今年承崇地山同年延修天津府志而苦無經費未能

設局不過從故書中鈔撮終朝伏案勞而無功因思金

陵爲名勝之區又得閣下主持其間未識有一席之地

可以位置散材否近世以浙人而作白下寓公者惟隨
園老人至今豔稱之其人品具學術均非樾所心折然
其數十年山林之福實爲文人所罕有而非尹文端爲
制府則亦安能有此耶樾之薄福固不敢希冀隨園而
閣下勛名則高出文端萬萬矣企予之私率爾布陳伏
惟惠鑒

上祁春圃相國

自違函丈十載於茲矣恭聞東山養望勛德日隆姚崇
救時是稱賢相桓榮稽古親爲帝師海內綴學之士無
不依附龍門冀得一言以自壯而樾迂拙之才甘爲時

棄故未嘗奉尺書以于左右惟已未歲曾寄呈詩藁十
卷亦未知得登鈞覽否嗣後東南淪陷航海北來旅食
津門忽又三載杜門息轍妄以譏述自娛所著羣經平
議三十六卷輒有成書其第十四卷專論考工記世室
重屋明堂制度津門有好事者取以付梓而獨得之見
終未敢自信伏念吾師以經術倡導後進凡治經者舍
函丈無所折衷古之人或一面未謀而負書車下以自
獻況越幸出大賢之門得附門下士之末乃鯁鯁焉懼
不當意而不敢求教於大君子無乃自棄之尤者歟謹
寄呈一本倘賜覽觀有以正之幸甚幸甚

再上春圃相國

樾前寄呈羣經平議一卷惴惴焉懼根柢淺薄意義麤疏不足當大君子一盼乃于二十七日奉到還書猥以小予之斐然上博夫子之莞爾殷殷獎掖情見乎詞甚媿甚媿樾此書已算猶成惟家貧乏人鈔寫止有藁本今年宋雪帆前輩來津見其一二頗爲許可小助刻資見在已將儀禮平議二卷寄京交舊徒汪儀卿水部校刊一俟畢工卽當寄奉至此此外各種尙在篋中深恐將來徒飽鼠蠹頗擬集衆擊之力次第刊行而時方多故當路諸公未遑畱意于此且此道闇淡好之者希叩寂

求音未必有同聲之應或將來癡願有成尙求元晏一
言爲二都增重想吾師以裁成後進爲心不嫌妝嫫費
臆也

與王補帆親家

來示有歸里種桑之意古人稱千畝桑與萬戶侯等然
則老弟勛名可以方駕湘鄉矣一笑寒家爲事惟先
祖母最擅其長家母杭人已不能嗣音內人姪從其
姑更可知矣又何論乎小女輩承問甚媿抑兄有一說
蓄之已久請因閣下種桑之意而發之夫蠶桑之利興
自西陵由來久矣然蠶之作繭本以自藏必棄繭之於

鼎鑊而縲取其絲無乃不仁之甚自唐以來木棉之利
日盛一日又變木本爲草木而其種益縣衣被天下駕
蠶絲而上之豈造物者有意以彼易此乎吾湖蠶事甲
于海內而兵興以來受害最酷菱湖荻港等處向稱蠶
桑淵藪而村落化爲邱墟人民轉于溝壑幾乎靡有孑
遺焉意者積數百年養蠶之孽而發之一旦乎不然吾
湖風俗循良諺云湖州人苦腦子有何獲罪于天而酷
烈至此是故廣種桑樹不如多植木棉天地之間生命
至重凡蠕蠕者無非與我並生之物兄近來雖食瓜果
中得一蟲必捉置青草間明知未必能生要使吾不見

其死也迂濶如此老弟以爲何如

上曾滌生揆帥

越自庚戌歲幸出大賢門下而不才之木有負栽培故
廢棄以來未嘗敢以一箋瀆陳鈞聽比聞手定東南勛
高中外民望僕射有如父兄天生李晟原爲社稷真
儒事業亘古無儔瞻望龍門如在天上頃至金陵晤李
少荃前輩述知去歲尙蒙齒及垂問殷殷乃歎文中子
門羅將相而不肖如越者門生之籍尙未刪除景仰之
餘良深慚媿越自中州罷歸自惟迂拙無補于時閉戶
挈經妄事撰述所著羣經平議三十六卷粗有成書其

第十四卷專論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制度天津有好
事者取以付梓謹寄呈一本未知羽書旁午之時尙能
流覽及之俯賜繩墨否回憶庚科覆試曾以花落春仍
在一句仰蒙獎借期望甚殷迄今思之蓬山乍到風引
仍回洵符花落之讖矣而比年譔述已及八十卷雖名
山壇坫萬不敢望然窮愁筆墨儻有一字流傳或亦可
言春在乎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恃愛妄言聊博一笑

與浙撫馬穀山中丞

小住武林得瞻山斗軍門深遂因下士而晨開賓席從
容共高朋而夜集歸舟循省爲幸良多自別以來想節

鉞清嚴帶裘輕緩爲不朝廷宣德意人在春臺與父老
起瘡痍民歌冬日大賢臨蒞之地卽福星照耀之方樾
因故里無家不得躬庇宇下梅子眞作吳門市卒遠不
如湖上林逋江東羅隱矣臨穎神馳不盡萬一

與蔣薌泉方伯

游子歸故鄉得大君子垂愛拳拳旣叨杯酒之餘歡又
辱兼金之厚贐感甚亦媿甚伏惟閣下以文經武緯之
才運海立雲垂之氣豐功駿烈固已焜耀中興而又置
驛通賓築宮禮士一時物望爭附龍門樾以部下書生
去作吳中殘客登胥臺而南望所依依不釋者固不獨

湖山之美矣惟願垂天之雲隆隆日上大開廣廈以庇
寒儒俾樾得于西湖山水窟中受一塵而爲民與故鄉
父老進中和樂職之篇以詠歌盛德閣下此時當必爲
蓋公而築堂因穆生而置醴矣企予望之故埵及焉
與杭州劉笏堂太守

前承招飲得親言論丰采雖古循吏無以遠過私心所
鑒飫者固不徒在尊俎之腍嘉也臨行又承厚賜俾將
拙著羣經平議三十六卷廣集鈔胥寫成定本以便付
刻而所賜實從借貸而來令人感歎不已伏念閣下實
心任事清德傳家所示琴萆一圖允足千古將來史傳

中添一佳話。鶴昔人一琴一鶴而土之矣。弟詩不過率直語。未足掄揚。采南聞作長調。惜未之見。琴西計必有佳構也。茲因琴西以琉球國紙見贈。輒篆書琴菟圖三字。大字奉寄。筆力疲茶不足觀也。慙媿慙媿。

與補帆

游子歸故鄉。適老親翁駐節是邦。適館焉授餐焉臨行。又饋驢焉。朝廷爲吾浙置一賢大夫。實則造物爲巾山設一賢居。停耳何幸如之。兄雖于望日登舟。然是日仍泊大關。至次日始解維而去。舟行甚遲。私計若繞道亭子村。竟須二十外。方可到蘇。雖癡兒不解候門。然老

妻望眼穿矣是以亭子之行迄不果也今日略有順風
明日或可望到舟中將致謝諸當事書寫好寄去乞爲
分送因亦作一書布謝老弟不敢遲滯尊公祖也歸寓
後若別有說當續寄

與李少荃前輩

紫陽一席辱承訂定借講席之清閒養山林之疏嬾爲
幸多矣因適有旋浙之行故未及以一箋陳謝比來玉
梅花下將交三九閣下以趙衰之冬日擁羊祜之輕裘
樂可知也樾自十月下旬買棹武林住補帆署中旬有
五日適琴西同年主講杭州之紫陽不期而遇彼此歡

然一時遂有兩紫陽之目老前輩聞之得無詫庚榜之
闕乎見在白杭回蘇舟窗姓色頗宜筆硯手書布謝不
盡萬

與吳和甫前輩

辱手書知輜軒所至以經術倡導後進因定海諸生黃
以周解考工記世室與榧說合遂詢所自來而得其先
德徵香先生明堂步筵說一篇錄寄甚善甚善榧受而
讀之其據字文愷傳證記文是堂修七非堂修二七洵
與榧合惟解廣四修一及三四步四三尺似皆不及鄙
見之塙且如其說夏后氏堂室全基廣如千步究未明

白說周制較明白矣然記文明言五室凡室二筵乃謂止說四隅之室義亦未安老前輩以爲何如此外各種想必流覽一周未知都若干卷卷若干言定海海外一島耳乃有此通經之士殊不易得宜老前輩惓惓欲刻其書也李少翁重刻段說文未成不知其能料理及此否竊謂薇香先生之書如果卓卓可傳可否先爲設法令其子孫寫副本寄存尊處將來或集貲刊刻或假活字版排印似較僻在海外易爲力也其論語後案聞有印本能覓寄尤感

與李蘭生同年

前閤邸抄知恭膺

寵命莞領

樞廷以公才公望之

隆任斯謀斯猷之寄恒榮稽古原是

帝師陸贄在朝

斯稱內相儒臣勛業自此遠矣甲辰同年內有閣下外

有少荃前輩非皆所謂天生李晟以爲

社稷者乎斯

中興之盛事亦同譜之美談雖樾之不肖與有榮施焉

樾僑寓天津已逾三稔今秋因二小兒在蘇大病不得

已浮海南旋適蘇州紫陽書院主講乏人當事者遂以

鄙人承乏借壇坫之清閒養山林之枯槁前塵昔夢久

付飄風或爲樾誦白香山聞李尚書拜相因寄賀微之

詩曰憐君不久在通川知己新提造化權樾亦誦香山

渭村退居寄崔侍郎詩曰提攜勞氣力吹播不飛揚千
里寄知以博老同年一笑

與崇地山同年

十月下旬曾寄一箋布陳近狀未知已達左右否臘鼓
聲中又交六九老同年玉帳高舉冰壺清對寫便宜之
表天語溫多張吉利之旗軍門春滿裘輕帶緩樂可
知也樾因二小兒病魔纏繞不得不在蘇照料近已遷
居紫陽書院屋雖寬大而兵燹之後窓戶不全殊苦廓
落耳拙鳩旣不善營巢窮鳥又安能擇木竊比於衛公
子荆以一苟字處之然彼之苟苟其所有樾之苟苟其